

於尊者為榮也。今舅之門既立戟矣。而更於女門施戟。是婦抗於舅而為禮。豈所以榮女也。太宗不許。而公主終辭不可奪。太宗乃敕以公主乘戟并施於宋國公之門。昔堯將任舜以天下。以二女嬪之。賦畝之中。而不敢留於帝室者。以舜有父母。未順其心。雖與天下。舜必不受也。使舜受之。願非所以任天下者也。周之王姬嫁於諸侯。車服不繫其夫。猶執婦道。以成肅雝之德。故其詩曰。曷不肅雝。王姬之車。自秦以來。祖於申韓之術。其治務以隆君抑臣為甚。天子之女。特創其號曰公主。而婿者不得自當其妃。匹曰尚公主。其弊之漸。至於父母不敢畜其子。舅姑不敢畜其婦。原其故。以隆君抑臣為治也。而使人倫諱於上。風俗壞於下。又豈所以隆君而治哉。嗚呼。以唐太宗之明。常指襄城以誨諸女。可謂知其賢矣。然襄城辭切於禮。而應於治古之効。猶勞於再三。而僅從其心。則他公主之有舅姑者。蓋亦別居耳。蓋弊流於千載者。雖願治之明主。猶不遽變其習也。而一女于卓然出其間。可不謂賢哉。

書賈偉節廟

傅堯俞

異日過公之祠。登公之堂。傷民之過。遂志於壁。活爾父母。莫報不舉。實吾神之侮。為民禍尤。豆牢是求。則吾神之羞。我瞻公之象。昂昂可仰。我想公之靈。英英如生。厚矣公德。在息之國。嗟哉息民。忘公之仁。嗚呼。怪妖是趨。明靈是誣。爾則無知。神不爾誅。

洪渥傳

曾鞏

洪渥。撫州臨川人。為人和平。與人游。初不甚歡。久而有味。家貧。以進士從鄉舉。有能賦名。初進於有司。進輒黜。久之。乃得官。官不馳騁。又久不進。卒監黃州麻城之茶場。以死死不能歸葬。亦不能返其孥。里中人聞渥死。無賢愚皆恨失之。予少與渥相識。而不深知其為人。渥死。迺聞有兄年七十餘。渥得官時。兄已老。不可與俱行。渥至官。量口用俸。掇其餘以歸。買田百畝。居其兄。復去而之官。則心安焉。渥既死。兄無子。數使人至麻城撫其孥。欲返之。而居以其田。其孥蓋弱力不能自致。其兄益已老矣。無可奈何。則念輒悲之。其經營之猶不已。忘其老也。渥兄弟如此。無愧矣。渥平居不可任以事。及至赴人之急。早夜不少懈。其與人真有恩者也。予觀古今豪傑

息之滅亡。移徙尚矣。其俗頗好鬼。視正直聰明之神。則蔑然。先是邑之南幾十數里。有其故侯之廟。國人事之。簫鼓豆牢。歲時甚謹。而公之祠在新城之北。密邇民間。不遠數步。門宇不崇。奠享不恭。人之至者。歲無一二。予甚疑。乘閒因詢諸故老。僉曰。侯之祠不信不祀。則禍福時至。賈公之神。雖不祭不我為害。予曰。嘻。來。吾語爾。侯為息之君。不能保有爾眾。至於喪社稷而亡國。其身殞。則其靈歎。惡乎能驚動此民。而禍福加於後世。此其怪妖。依憑。恐諸愚以倖祀爾。若賈公者。其民之主乎。昔爾之先有子曰男。曰女。皆殺而不育。公為邑之長。嚴為制。而禁之。賴是生者以千數。非公。息民其遂絕。爾將安出。昔之男。爾民之父也。昔之女。爾民之母也。活爾父母。而不報可乎。況公之英風靈氣。固當未泯。以昔時之人。今日未必無陰相也。反以其不禍。誣以其不能。而息之罪。孰甚焉。爾歸厚報爾之主可也。無為奔走乎怪妖之庭。況禮曰。有功德於民。則祀之。是公之堂可祠。而侯之廟可廢。惜也。吾之賤。而侯之廟在籍。去之不可。爾聽吾言。而亟改。則爾之休茂矣。僉曰。唯。而心不以為然。事如初。

士傳。論人行義。不列於史者。往往務撫奇。以動俗。亦或事高而不可為。繼或伸一人之善。而誣天下。以不及。雖歸之輔教警世。然考之中庸。或過矣。如渥之所存。蓋人之所易到。故載之云。

敘盜

曾鞏

盜三十人。凡十五發。絲絲僂而下。盜吳慶船者。殺人皆應斬。盜朱縞船者。賊重。皆應絞。凡應死者。十有八人。絲湯慶而下。或賊輕。或竊盜。或常自言。凡應徒者。十有二。人。此有司之法也。今圖之所見者。其名氏稅等械器。與其發之日月。所盜之家。所取之財。至於人各別其凡。若干。發皆旁行以見之。人各別其凡。若干。發者。又別之以朱。欲覽者之易曉也。吳慶之船。賊分為三。與吳慶吳道之屬。有親疏。居有異同。至於孫僂湯慶之族屬。以及十。二人之所以得不死者。皆別見於圖之上下。而獄之輕重詳矣。其創作兵仗。合眾以轉劫數百里之間。至於賊殺良民。此情狀之尤可嫉者也。方五六月之時。水之害甚矣。田疇既以蕩蕩矣。屋廬既以漂流矣。城郭之內。糶官粟以賑民。而猶有不得食者。窮鄉僻壤。大川長谷之